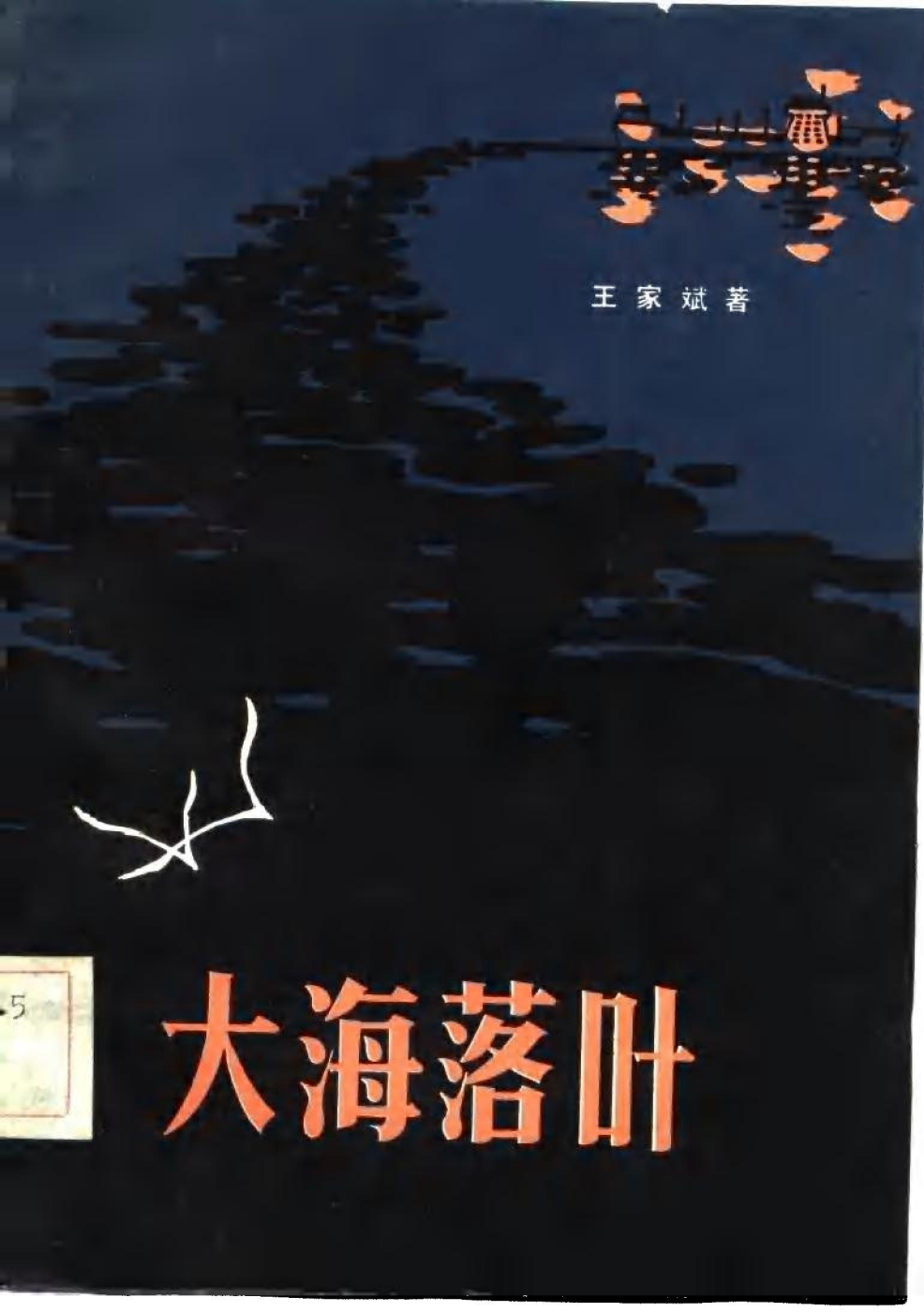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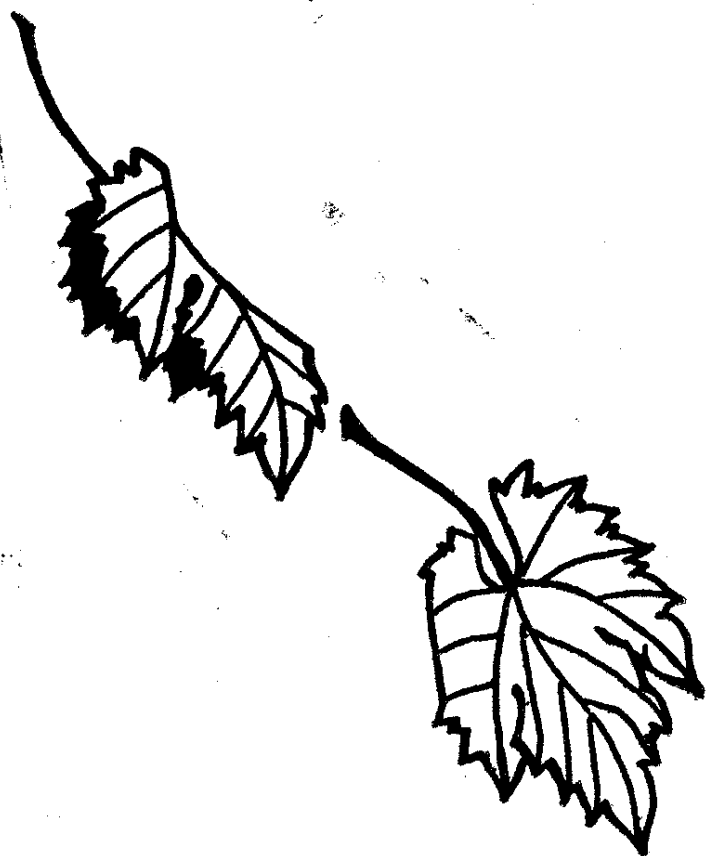
王家斌 著



大海落叶

大海落叶

王家斌著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大海落叶

王家斌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875印张 189千字 插页1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贵州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9 定价：0.72 元

印数：00001—6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入了王家斌同志的十二篇小说。除了《担给波湖》小说是反映西藏剿匪斗争生活的故事外，都是以写海洋生活为题材的作品。每篇都风格独特，构思新颖，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。其中《大海落叶》一篇，描写的是台湾“海狼三友”公司的自强号轮船，在驶往美国的途中，“台独分子”马小坚企图用毒药害死全体船员，并嫁祸于人的罪恶活动，后来被我航行在海上的泰山号轮船援救的故事。通过这一情节，描写了自强号船长夏侯健一家在台湾的坎坷生活和不幸的遭遇。同时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“台独分子”们鼓吹一中一台的可耻阴谋。

目 录

大海落叶·····	(1)
聚鲸洋·····	(103)
水平礁·····	(131)
养虾场纪事·····	(153)
海 图·····	(177)
禁渔区的灯光·····	(194)
诸葛黑卖鱼·····	(210)
环 节·····	(225)
担给波湖·····	(235)
船检站长·····	(249)
年轻的船长·····	(261)
捕蚶船·····	(269)

大海落叶

小 楔

在马来西亚西北靠近印度洋上，有一个小岛叫槟榔屿。槟榔屿有一座著名的港口城镇——槟城。槟城的海滩上有一座狰狞可怖的巨大古堡。它虎视眈眈地屹立在阴沉沉的海滩石岩上。每当阴雨天气，它在雨幕雾影中若隐若现，伴随着海涛的音响，还有那大群的乌鸦和海鸥，那“哇哇”的怪叫，使得气氛愈加阴森可怖。这就是槟城有名的康化利堡。二百年前，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这座岛屿的时候，修筑了这个堡垒。

这天傍晚，一个身穿米色风衣的人，沿着海滩公路匆匆向这座平常人迹罕至的古堡走来。这人身材不高，面容消瘦。一双大眼机敏地环视着前后左右。他走到城堡下边，停下来昂头观察那高耸的堡墙。然后，又顺着堡脚往上走。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古堡上的乌鸦，“哇”的一声，群鸦惶然飞腾。一时，康化利堡上空飞起了一片乌云。那人又停下来听了听，确信里边没人后，便拐向康化利堡的入口。他推开古堡两扇沉重的铸铁大门，进入古堡内院。内院空旷的场地上，长满了绿茵茵的小草。草坪边缘，有一道石头阶梯。那人拾阶而上，一会工夫便到了古堡上头。

古堡上荒草萋萋，并排着三门铁铸古炮。他在古炮上坐

下来，接着看了看腕上的手表。这时，最后一片晚霞，已开始沉向天边海底了。

他显然是在等候什么人。晚霞消逝，夜幕下垂。过了一会儿，下边的海滩公路上远远传来一阵汽车马达声。在山脚拐弯的地方，一辆小汽车出现了。汽车在古堡下停住，一个人跳下来，然后扬声叫道：“上边是骆业先生？”

“是的，请上来吧。”

一会儿，那人也在古堡上出现了。

“您是K报的记者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那位后来者说，“敝报接到您的信后，委派我来赴约。先生，您选的这个会面地点，未免太清静了吧？”

“我不能不考虑我的安全，先生。”

“您在信中说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闻材料要向我们提供，不知是哪种类型？”

“一个极其复杂，而又十分骇人听闻的海难事件。”

“哦，”那记者略略显出有点失望的神色，“是一艘轮船沉没的故事吗？”

“不，”骆业说，“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海难故事，我也不会万里迢迢专程从美国跑到槟城来请求贵报帮忙了。我要向您提供的是一件有复杂背景的海难事件，它涉及一桩骇人听闻的阴谋。我认为这个事件，唯独K报揭发最合适。”

“您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吗？”

“记者先生可曾听说有一家叫作‘三友’的轮船公司？”

“您说的是台湾的‘海狼三友’？”

“是的。海狼三友是这家轮船公司的三位创始人。他们的名字是：夏侯健、马坚白、林浩。在台湾海运界，他们是

名声卓著的人士。三友公司的两艘最大的轮船是庄敬号和自强号。我所说的海事，就发生在庄敬号。”

“如果我没记错，”那记者说，“这两条船是同一船厂建造的姊妹船。庄敬号的船长是林浩，自强号的船长是夏侯健。这两艘轮船都是环球航线的定期班轮。”

“是的。”骆业说。

“不久前，”记者又说，“庄敬号路过本港，敝报还在航运情况的专栏中报道过它进出港口的时间……”

“不错。”骆业说，“但庄敬号此后的情况，记者先生就不知道了吧？”

记者点点头。

“我要向贵报提供的新闻，就发生在庄敬号上。庄敬号离开槟城港，驶向它的目的港纽约的S锚地时，同一艘油轮相撞了。那艘油轮被庄敬号拦腰切断，油轮上溢出的石油，爆发成一场骇人的大火。这场空前的火灾整整燃烧了七十二个小时，全体船员，无一幸免。”

“呵，上帝！”记者轻轻叫道，“但愿您讲的只是一个故事。”

“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。而且，这场海事，完全是人为的。”

“您掌握内幕和罪证？”

“是的。”骆业说，“我所提供的一切材料，足以经受国际海事法庭的考验——”

“您打算用什么样的代价出让这条新闻材料呢？”记者问。

“一万美元稿酬。”

那记者一愣，跟着就怪声怪气地笑起来：“您开玩笑，骆业先生。别说是一万美元，就是一千万美元，也不可能。”

“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我的条件。”骆业冷冷地说，“我想提醒记者先生，这条新闻也许不会使贵报发大财，但却关系到你们这家报纸的存亡。”

“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

“我想先提一个问题，”骆业说，“K报和台湾的双K保险公司是什么关系？”

那记者迟疑了一下，不作答复。

“人所共知，”骆业说，“K报和双K公司是同属一个财团，一个资本的。如果，双K公司倒闭，K报也很难生存。而三友公司的轮船保险正好都在双K公司。现在，记者先生，你该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吧？”

“唔！”那记者震动了。

“根据法律，一艘轮船发生海事，保险公司要赔偿它的全部损失。庄敬号此次海难，是毁灭性的，也就是说，双K公司如果不能在海事法庭上证明这艘轮船失事是出于阴谋，那就要无条件的进行巨额赔偿。庄敬号的基本造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那记者不禁失声叫起来。

“还有，”骆业继续说，“船员的人寿保险，一万六千吨的货损……”

记者开始不安地搓着手掌了。这笔账，是很清楚的。骆业冷眼打量他，又逼进一步说：“相比之下，我这一万美元的要价，实在是太低了呢！”

记者沉默了一会，终于说，“您讲的很有道理。但是，我

现在无权向您作出答复。骆业先生，您能不能给我时间，同报社联系一下？”

“您回报社吗？”

“不，我汽车上有高频无线电话。”

“请便。”

那记者慌忙跑下城堡。过一会儿，城堡外的汽车上响起他的呼叫声。

这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康化利堡的周围飘浮着一层淡淡的夜雾。不远的海面上，不时传来轮船低沉的汽笛声，在古堡上空回旋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那记者回来告诉骆业，说报社老板同意成交。但这笔巨额稿酬要在新闻见报后支付。

说罢，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本盖有报社印章的信笺。然后说：“骆业先生，请把您的材料拿出来吧。”

骆业撩开风衣，从里衣袋中掏出一个大信袋。这信袋中装着庄敬号的航海日志，还有一堆照片，一叠写满字的稿纸。

记者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巧玲珑的袖珍电筒，开始翻着骆业拿出来的资料。他先检验了庄敬号的航海日志，然后，又一张张地翻阅那些照片。

几乎每一张照片都引起记者先生的惊呼。这些照片从不同的角度，真实地拍下了庄敬号遇难时的镜头。那熊熊的烈焰，那喷射中的油龙，那布满油和火的大海，那在甲板上惊呼狂奔的水手，还有那烧焦、卷曲的尸体……

富有经验的记者不用细心鉴别就能断定，这些照片是极为珍贵和真实可靠的。然后，他又翻阅那些稿纸，这是一篇

极为完整、生动的长篇通讯报告，它详细地记录了庄敬号遇难的背景和全部经过，这一页页稿纸应该说是用鲜血和泪水写成的……

记者把这些宝贵的材料装进自己的口袋。然后，他掏出一支精巧的“马克”笔（一种字迹很粗的笔），请骆业在契约上签字，并问了骆业的汇款地址。骆业告诉他的是一家叫V·G博士诊所的美国私人医院的银行帐户。

记者开着汽车走了。

康化利堡此时已是一片漆黑。骆业走到古堡的铁门前，轻轻把门掩上。然后，他把风衣脱下来，铺在柔软的草坪上，躺下身来，静静地看着天空的星星。

第二天，天还未亮，骆业就翻身爬起来，沿着海滩公路向港口码头走去。他伫立在码头上，默默地凝视着那些远洋航船……

第 一 章

台湾三友轮船公司的另一艘远洋轮船自强号，在晨曦中开进槟榔屿专供远洋轮船抛锚的佩雷锚地。

根据航海惯例，外国轮船进入所在国家的港口，要由这个国家的引水员上船引航。从马来西亚的引水员登船时起，自强号的船长夏侯健便把轮船驾驶权交给了引水员。

这位年近六旬的老船长，迎着海风站在舰桥上，长时间地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槟榔屿山影。他那苍白的鬓发迎风飘动，他那深沉的目光，流露出一种凄苦的表情。

“Captan（船长）！”那个身材矮小的马来西亚引水员

大声呼叫。

夏侯健没有任何反应。

年轻英俊的大副林水悄悄走到船长身边，小声地叫：“大伯，引水员先生叫您哪。”

“哦——”夏侯健才犹如梦醒。他走到引水员面前，抱歉地用英语说：“呵，对不起！引水员先生喊我？”

“是这样——”那引水员说，“我准备将贵轮安置在一艘中国大陆的轮船旁边抛锚，不知您是否同意？”

“难道就没有别的锚位吗？”

“您看，右舷前方，渡轮航道以里，有一艘英国轮船，两艘日本轮船和一艘来自汉堡的集装箱船锚泊。这几艘船，很快就要进入货位装卸货物；左舷前方，有十三艘轮船，锚位已经很紧了，再挤进去，潮水变化时，我怕会造成碰撞；正前方倒是只有一艘轮船，不过那是一艘苏联船，如果船长先生愿意，我可以——”

“NO！”夏侯健皱着眉头叫。

“正因为我估计到船长先生不愿停在苏联船舶的旁边，所以，我才考虑泊在左舷靠后方向那艘中国船的旁边，这也许是最恰当的。”

夏侯健的目光停在引水员所说的那艘中国轮船上。老练的引水员对锚泊的分析是合理的。

“从航海条件上看，”那引水员又说，“在那艘中国轮船附近抛锚也是最理想的。那儿的底质好，不会拖锚；用驳船装卸货物很方便。船员上岸离码头也很近。”

夏侯健依然有点迟疑。这时，自强号缓缓的向前滑行，眼看就要错过良好的锚位了。夏侯健拿起望远镜，观察那艘

中国轮船。

这是一艘新下水的万吨级散装货轮，造型优美，漆光明亮的船头两舷上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：泰山。船尾旗杆上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。

林水叫道：“大伯，您看那船上的人在向咱招手呢。”跟着他情不自禁的喊，“喂，大陆——老乡！”

夏侯健急了：“林水，你又要惹祸！”他铁青着脸，对引水员说，“如果没有更好的地方，那只能在此抛锚了。”

引水员点点头。夏侯健又说：“不过，不要靠的太近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自强号锚泊结束。

送走了引水员，老船长夏侯健便回到自己的船舱去了。他站在舷窗前，凝视着槟城的山光水色、楼宇街景，心情悲怆，难以形容。

他的不幸遭遇，就是在这个热带小岛上开始的。多少年来，这座小岛象磐石一样压在他的心头。

他正在回忆那痛苦的往事，这时，舱门开了。大副林水进来叫：“大伯！下边的水手向我请求，放小艇到泰山号上去串串亲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夏侯健瞪大眼睛，“胡闹！这准又是你的主意！”

林水眨眨眼，说：“大伯，这怎么能说是胡闹呢？最近，在香港、横滨、曼谷，我们不少船员都同大陆船员有接触，这本来是好事么！”

“别说了！”夏侯健说，“林水，你近来越来越不检点了。我对你说过不止一次，这样要惹祸的。你再也不听，我就写信告诉你父亲。”

林水笑了：“大伯，我阿爸来信说，他在汉堡港还到一艘

大陆船上去作过客呢！”

“在我的船上，”夏侯健恼怒地说，“不允许！”

林水的嘴噘起来了。夏侯健暗暗地叹息着。面前这个青年人，使他不禁想起自己的儿子夏侯碧叶。一时，他心头绞痛起来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夏侯健捂着胸说，“你去给我备艇，我要到泰佛寺去。”

林水高兴了：“我陪您去。大伯，槟城的几大名胜古迹：蛇庙、缅佛寺、泰佛寺，我还没去过呢！还有什么猴园、康化利堡，都很迷人。大伯，您领我去观光观光吧。”

一听猴园和康化利堡，夏侯健的心头不觉一沉。他说：“快去准备交通艇！”

乘小艇到槟城码头只须十分钟。

当夏侯健的脚踏上港口的土地时，他的心脏有几秒钟停止了跳动。悲惨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：十四年前，他的妻子，就惨死在这片土地上；十四年前，他在这里失去了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……

在码头的海关卡口，在向马来西亚移民局和海关关员出示了海员“派司”后，他默默地领着林水来到外边的大街上。

在夏侯健的记忆中，这座小小的城镇除叫槟城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“乔治市”。这个带着耻辱的殖民主义气味的名字，现在已在马来西亚的地图上消失了。唯有那座作为旧时代标志的钟楼仍在码头不远处耸立着。再往前走，就是那片荒凉的海滩，海滩上，是那座对夏侯健说来充满恐怖和痛苦的康化利堡。

一别十四年，街景已经变的陌生了。十四年前的路，已无旧迹可寻。一片新辟的广场上，巍然屹立着一座高大漂亮的大厦。那大厦迎面的无数变色玻璃窗，代替砖墙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光彩闪烁。

“大伯，往泰佛寺怎么走呵？”林水问。

夏侯健茫然地摇摇头。

夏侯健只得拦住一辆出租小汽车。小汽车飞快地向前行驶，夏侯健从车窗中注视着沿途的街景。

槟城，这个总共不过四、五十万人的小城市。由于居民大多数是华人，这里的街道仍然保持着浓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。马路两边的商店悬挂的都是中文招牌：布铺、杂货摊、茶叶店；还有供奉在门前的香火神祇、贴在门扇上的斗大的“福”字。这一切，都使夏侯健重又陷入遥远的回忆之中。这一切，却使林水兴奋的啧啧惊叹起来。

“大伯，”林水问，“这儿的华人，生活习惯为什么就没有变化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眷恋自己的故土。”

“可为什么在台湾，有些人的故土观念却变得那么淡漠呢？更有一些游离分子，还想把台湾的民众从中华民族中分割出去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夏侯健不吭声。这个问题，的确是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说清楚的。汽车在飞驰，一条宽阔洁净的街道出现了。夏侯健发现这一带变化不算大，神学院、华侨中学，都还是老样子。马路两边，碧树葱笼，火红的芙蓉树，高高的大王椰，显示着热带城市的独特风光。沿街的小摊贩，叫卖着香蕉、菠萝、蜜柑、西瓜。

汽车停在一片树丛下。夏侯健和林水下了车。这时，一阵海风吹来，从路边的绿树丛后边，传来一阵畅心悦耳的叮咚声，风摇树动，绿叶后边影影绰绰地闪现出一座八角神亭。原来那叮咚声来自神亭的飞檐吊马，吊马象银片般地在阳光下闪烁。

“大伯，那就是泰佛寺吗？”

“那是缅佛寺。”夏侯健说，“你看那对面，它才是泰佛寺。”

林水看到马路对面还有一座庙宇。他说：“大伯，我先到缅佛寺去看看。您瞧那小亭子多美！”

“那是优婆塞多罗汉尊者神亭。”

“呵，是罗汉亭。亭前还有一个水池呢。大伯，一会我到泰佛寺去找您。”

蓦然，夏侯健想起了儿子夏侯碧叶。十四年前，他第一次领他来这里游览时，也是这样大喊大叫的。如果碧叶还在，不也象林水这般年纪么？……他痛心地望着林水的背影，正要转身往泰佛寺走去。突然，在一株青翠茂密的玉兰树下闪出一个人来。

“先生，您是自强号的船长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夏侯健打量着来人，这人身材精瘦，手臂上搭着一件米色风衣。一身浅蓝色的水手工装，开领处露出海魂衫。两只眼很精神，但脸色很黑，一头长发披散着，很难判断他的年龄。

“我想请船长先生帮帮忙。”那人说。

“你是一个水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要我作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在自强号上谋求一个职位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夏侯健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水手很反感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很抱歉，我的船上已经满员。”

说罢，他转身向泰佛寺庙门走去。

泰佛寺大殿前的广场比较宽敞。两条巨大的泥胎彩塑飞龙，拱卫着大殿正门。善男信女们进殿要净身赤足。因此，门外的脚踏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和槟城人常穿的拖鞋。

进正殿，是有名的槟城卧佛。这卧佛也是泥胎彩塑，长一百零八英尺，笑咪咪的侧身躺卧，俯视着芸芸众生。

夏侯健站在卧佛前，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流在胸腔中冲动。十四年前，当他捧着爱妻的骨灰瓮到这里时，他曾祈求卧佛保佑他，让他有朝一日能和儿子一起来超度亲人的亡灵。但这虔诚的希望竟象梦幻一样，未能实现。

谁在冥冥之中主宰人生呢？

夏侯健一生除信仰三民主义外，再就是佛。他把自己一生中的不幸都归结于命。他在佛的脚下叹息，他预感自己后半生也许更悲惨。

绕过卧佛，是另外一种境界。这里灯光暗淡，气氛肃杀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阴山背后”。在卧佛的后背上开放着密密麻麻、状若蜂巢的架眼小洞，就在这些小小的洞穴中，贮藏着无数白瓷蓝花骨灰瓮。

每只骨灰瓮上都嵌着一张照片，同时写着死者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有些还附有死者的遗言。

夏侯健在一个骨灰瓮前站住，他掏出手绢轻轻擦掉照片